

莒哈絲《情人》三部曲的後殖民創傷與亞洲書寫 ——兼及一種寫作倫理學

黃詣庭

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

摘要

莒哈絲（Marguerite Duras）暮年方出版的《情人》（L'Amant, 1984）這本「自傳性小說」，上繫《太平洋防波堤》（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, 1950），下接《中國北方來的情人》（L'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, 1992），被文學界統稱為《情人》三部曲，主要闡述其在法屬印度支那度過的亞洲童年、慘烈家庭與和與殖民地情人之間的情慾故事，內中情節的書寫方式及演變，反映出她自早年便在各層面都留下與殖民心理、日常有關的創傷與情結，並構成她一生寫作題材的復沓，與以此為基礎的諸多變奏、穿插。然而，莒哈絲書寫《情人》三部曲及其改寫的方式、與其並行的宣言，也令其作品與文學、讀者之間的倫理關係存在著可探討與商榷之處。

背景

瑪格麗特·莒哈絲，生於1914年，卒於1996年，於法屬印度支那的嘉定市出生，兒少時期的生活受貧窮、暴力與死亡籠罩，十八歲返回法國後，終生認為自身之於法國社會是永遠的「邊緣人」、「異鄉人」。畢生書寫多著墨於死亡、神秘的宿命、瘋狂的慾望和不可得的愛情等，其一生最著名的兩部系列作——《情人》三部曲及「印度」系列，亦涉及對童年的懷舊、亞洲的造境（mettre en condition）及對殖民地生活的揭露，然而家庭和情慾在其書寫中，始終處於最重要的地位；《情人》三部曲兼合兩者，而莒哈絲早、晚期作品描寫不輟的家庭故事，與殖民地情人在其筆下，從醜陋的諾先生、懦弱的中國人，到最後的完美中國情人形象之變遷，素來皆是引人注目的研究點。



研究方法

主要透過研究論題中的三部文本，並列莒哈絲傳記與手稿，探討文本如何發生，輔以精神分析與後殖民視角，分析其亞洲經驗與其書寫特色、創傷心理、重複改寫等文本現象之間可能的關聯。

研究結果

薩蕾柯（Salecl）以拉岡（Lacan）的精神分析角度解釋懷舊，而懷舊牽涉到記憶的本質：精神分析揭露記憶的其中一個作用，在於不記得創傷。《情人》三部曲雖然呈現出部分的創傷真實（traumatic real），卻迴避、推遲了事件的闡述；透過精神分析及對她在印度支那個人歷史的爬梳，可以得知表達事實本就非書寫《情人》三部曲的目的，這又與她不時發言強調「自己作品應有的詮釋角度」，即對讀者詮釋權的攪擾此一行為、態度之間，有著極大的衝突。或許，文本內外「破碎」的敘事結構與陳述的「迷宮」，真正的目的是：不斷延遲他人對此一故事的掌握與理解。其一再強調的「絕對」事物，如愛情、自我書寫與相片等，所佔的位置是一個空缺，亦即主體欲望所環繞的黑洞，內在真相是她對索求不得的母愛幻像、親情與肯定的追尋，造成自我認同的破碎、不完滿，終而衍生成對情人往事中的自我形象、定位和戀情進行重構之欲求，以重組並肯定此一理想自我。

兼論

對於莒哈絲對其「情人」文本的「強調真實性」，復又一再改口與翻作，由此生產出多重由單一故事發散出的異文，這可能牽涉到幾個問題：首先，1991年法國《解放報》

（Libération）刊登文章〈情人之園裡的莒哈絲〉，指出她這種重複在文學上是不妥當的，情人的故事永遠也結束不了；而她以暴露自我經歷，肯定並要求讀者全盤承認其真實性的言論，無論是否有所意識，都涉及控制、說服讀者將其視為非虛構文學看待，讀者也成了其重構故事中自我的鏡像之一部分，這操控同時也是沒有盡頭、承諾無效的，這就可能成為其與讀者之間的倫理問題。